



党,指引方向

□ 韩众卫

是那百年前开始的星星之火
将整个东方照亮
是那百年前开始的孜孜求索
指引着中华民族
走向富裕、兴旺和辉煌

百年来
在世界的东方
屹立起了新的长城
这足以让世界刮目相看
百年来
在中国——我们永远的故乡
坚强的臂膀承载着几多风雨
巍峨的力量铸就成几多梦想

走过泥泞的过去,是党
给了我们前进的勇气
自力更生,顽强拼搏
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启航
走进新时代,是党
赋予我们奋斗的源泉
超越自我,超越梦想
在新时期,我们更加
坚定着信仰

绘就发展的蓝图
谱写和谐的乐章
我们行走在充满阳光的路上
——农民种地再不用交公粮
吃啥种啥咱自己说了算
孩子上学住的是新楼房
或文或理总要实现愿望
工人做工心情舒畅
建设家园激情高涨

因为,党是指路人
人民是铁脊梁
跟着共产党一年一个样
关注好民生处处是春光

我要赞美你,我的祖国
光辉的旗帜指引方向
金黄的五星放射光芒
城乡一体,世界一乡
中华要让世界馨香

我要祝福你,我们伟大的党
是你铸就了共和国的辉煌
新世纪的中国斗志昂扬
行走在康庄大道上
腾飞的中国永远霞光万丈

追光者

□ 白海洋

一

一九三六年初冬
从阜平到平舒,他捧一颗炽热的心
唤醒沉睡的山,抖落布匹上的灰尘
一把剪刀扯下红黄两块,将之藏匿
白日卖布,夜里讲跌宕的故事
他反复酝酿那镰刀和锤头的召唤
听故事的人专注,脸颊晕起窗花的红
炉膛火苗跳动,驱散冬夜的凉

榆沟村这棵老杏树枝丫蟠螭
见证了四人紧握着右拳吐露誓言
领誓人名叫罗慎德
声音不大,却穿透了夜色

二

夜里难眠,透过窗扉看星星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
已然成为了雁北的星星
一双粗布鞋,正将
革命的种子播撒在群众心田
冬阳斜照在狼虎坪一院落的土墙上
屋子里书声琅琅,他们眼明心亦亮

土炕上,花布和旧棉花的梦
实现了——(原)雁北地区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成立了。他拿起枯枝
以大地为纸,深情地
把《共产党宣言》镌刻在土地上

三

双眸坚定,聚焦在朴实的庄稼上
黍子,莜麦,黄芥,胡麻……
以属于秋的姿势,低头弯腰
谦和的人用汗水培育成的作物
无人知晓,他们在斟酌
如何将一年的壮硕和饱满储藏

护军粮,组民兵,送情报……
山雨欲来,他们是山岗坚守放哨的郎
当鬼子的长枪冲进沧桑的老城墙
脚下的土地,已难以容纳村庄和娘
在咆哮的河边,他们
暴起青筋鞭打不速之客

枪声还在回旋,奋起反击终百炼成钢
不屈的灵魂燃烧着不屈的火种
山脊晃里,一个个成仁取义的青年深知
越黑暗就越接近光明

四

豆腐铺生红锈的老钟沉寂
牺盟会特派员前来,展开一封长信
每一个字都唤醒着置身水火的乡亲
围剿,突破,拼杀,修整
嘶吼声延续在雁北汉子的梦想里

当夕阳的余晖洒满黄土地
媳妇们不再用热泪煮小米
根据地一次次吞噬敌人的铁蹄
盏盏星火,照亮了天宇

五

我的爷爷生前种芍药,也种月季
但他最想做的是把党的种子
种在我心里。十八岁那年
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我
选择做了生命中最闪亮的事

站在红色染遍的山岗,大地宁静祥和
巧娘们用蒲草或柳条编织希望
田里的生命成为粒粒饱满的东方亮
新时代的掌灯人
把梦想写在浩瀚的卷帙上

这片雁北的福地,后人永不会缺席
也不曾忘记。此刻
我向着朝阳蹒跚前行
“雁北星火”党史教育展览馆
灯烛辉煌。我小声默念: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

七月放歌

□ 赵俊玲

七月的天空流光溢彩
七月的大地笑语欢歌
七月的星光照亮长夜的路
七月的彩霞点燃心中的火

一只思想的锤头
敲醒千年沉睡的雄狮
一把智慧的镰刀
割断一切旧世界的枷锁
一艘红色的航船,引领
中国人激流勇进、斩浪劈波

一首辉煌的交响乐,演绎着
中国人命运的潮起潮落
一座厚重的里程碑,洗刷了
中国人百年的混沌污浊
一声嘹亮的号角,奏响了
中国人觉醒奋进的凯歌

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
漫漫征途,道路艰难曲折
镰刀和锤头的鲜红旗帜
指引我们填平千沟万壑
阳光下的中国
开始编织七彩斑斓的生活

意气风发的中国人
用勤劳的双手秋收春播
用智慧的大脑畅想思索
繁华的街市取代了
冷寂的村落,肥沃的土地
结满了金色的硕果

啊! 红旗猎猎,激情似火
万众一心,筑梦强国
今天的中国,正唱响一首
新时代的不朽赞歌
啊! 七月放歌
我们满怀激情高唱
伟大的共产党,美好的新生活

握住镰刀和锤头的手

□ 王占斌

也许是土豆,也许是胡萝卜
也许是电焊条,也许是炉中的炭火
一旦握住了镰刀和锤头
就变得钢铁起来,钢铁就有了筋骨
种子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春风
春风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寸土地
从冰冷到温暖、到炽热

赤子总是把情怀深埋心中
那是血液的温度,保持着心脏的滚烫
看见闪电的时候
会看到握住镰刀和锤头的手在奔赴
看到流星的时候
会看见握住镰刀和锤头的手
像萤火虫冲破黑暗的牢笼

如今,许多手都藏进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稳固的基座里
托起汉白玉的浮雕
每一双手都遒劲有力啊
以至我们在临摹中发现
有时是工整的楷书,有时是
汪洋纵横的狂草